

閃電

【台灣】姬小荅



閃電

〔台灣〕姬小荅
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自小丧失父爱的台湾美艳少女寻想想渴望纯真的爱情，与她青梅竹马的小老虎曾给她以慰藉，但后来这却成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。她继续寻觅，短暂的异国之恋只如浮云般飘散；待她似乎已找到真爱时，无形的社会压力与各种各样的阴谋最后也扼杀了它。寻想想终于以身殉情，玉陨香消。

这是一个凄婉的故事。

责任编辑：冯沛祖

封面设计：黄向卫
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闪 电

〔台湾〕姬小苔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8,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册

ISBN 7-5360-0839-2 / I · 756

定价：2.65元

闪电——

越过了生命的激流

瞬间

照亮了

青春的天空

雾来了。

它从哪里来的呢？

天外的银河吗？还是那灰郁的穹苍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但这清晨的雾气，使得一切都迷离起来。

攀爬在竹篱笆上的红色茑萝，像是迎接黎明的小号角般，一朵又一朵的开了。

雾来的时候，夏天也跟着来了。

所有的雾气与夏意，都轻轻拥抱住这个离市镇很远的小山岗。

山岗上，有两户隔着围墙而居的人家。

左边的一户，因为主人全家出国，又一直找不着合适的

人来看房子，已经空了很久；乏人照料的植物和蔓藤肆无忌惮地生长着，使得空冷寂静的院落十分阴森。

右边的一户，是寻家的深宅大院。五岁的寻想想，就住在白色的房子里。

当雾气越漫越浓时，她静静地自迟睡的春眠中睁开眼，宛如听见初至的夏日在外面活泼叫唤她：醒来啊！醒来！

她真的就从床上翻身坐起，洋囡囡的小脸靠在窗子上，用那充满好奇，犹似两滴晶莹润水般的黑眼睛往外看。

她的长辫蓬松，辫上的小蝴蝶结歪斜，镶着蕾丝的薄棉睡衣也是皱皱的，但她毫不在乎，只是靠紧窗沿，对着晨光无声地说早安。

有一种模糊的感觉，由那朦胧晓雾中，向她的小心灵涌来。

她赤着小脚下了床，慢慢穿过长而黯的甬道，打开纱门，孤独地坐在厨房门口的石阶上。

阶旁的青草，随着微冷的晨风摇曳；那纤弱的草茎上，还擎着黄色的花。

她在想，想她的名字，为什么就要叫做想想。

好奇怪的名字噢！

她不知不觉的把胖胖白白的小指头衔进嘴里，睁着圆圆的眼睛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支着粉嫩粉嫩的下巴颏。

幼稚园里所有的小朋友，就她的名字最特别。

可是这分特别，令她有一点点不安。

那个挺和气的张嬷嬷告诉她，“寻”，就是找寻的意思，而“想想”呢，则是一种思考。

什么叫做思考？她很困难地歪歪头。她只有五岁，她是

不懂的；但找寻，她倒有些明白，老师说：当你丢掉东西回头去找时，就是寻。

她想站了起来，蹒跚走下石阶，顺着阶前的绿草坪一路行去，在雾中找寻什么。

她想她一定是把她自己丢掉了，要不然她不会这么不快乐。

她用小铲子掘开新栽下去的雏菊，又掘开垃圾桶的铁盖，再又摇摇后院已开始结实的青葡萄藤，甚至还弯下腰，蹲低着身子向唐式木屋的基柱架间搜索。

可是没有，谁都不在那儿。

最后，她失望地爬到墙边那株长歪了的茄冬树上去。

寻想想终于熟练地爬上了茄冬，谨慎地藏好自己。

这雾中的树啊！

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也什么都覆蔽着她了。

寻想想仰望着繁茂的枝柯，那些碧濛濛的叶片，仿佛都是些淘气的小眼睛，向她眨着。她紧紧抱着湿湿的树枝，把冰凉的小腿贴上去，闭起了眼。

她开始觉得有些孤单。

她只有五岁，别人以为她什么都不会懂得的五岁，可是，竟然会觉得孤单。

她开始幻想，自己一定是外头抱来的小孩。

就像那些故事中可怜的小孩一样。

不然，爸爸妈妈怎么一点也不爱她呢？

爸爸一向很少在家，他很忙。

他在城里有很多工作，有忙不完的应酬；一回到家，却

又常和妈妈不停地吵架。

而妈妈也很忙。

寻想想不清楚她怎么会有那么多朋友的，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。

她不烧饭，不洗衣服，不拖地板，只有高起兴来才拼命搂着想想亲，唤她宝贝儿乖乖，亲得她气都喘不过来，但是平常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她的妈妈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

成天做美容体操，只吃蔬菜水果和鸡蛋，让朋友的高贵车子接出去打牌跳舞看电影，怕老怕肥怕皱纹的美人。

她的姓也是很奇怪的——普。

但她可是一点儿也不普通。

她是和别的小朋友的妈妈完全不一样的妈妈。

初识她的人，都不相信她居然已是个五岁小女孩的母亲。

普湄湄有些像神话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，一点也不像个妈妈。

想想对她的感情，是对“美”的尊敬与崇拜。

一个五岁小女孩，很难抗拒的尊敬和崇拜。

只是，普湄湄一点也不知道。

即使知道，也不会去关心。

记得有一回，幼稚园的修女正向小朋友解释着“人”这个字的时候，说道：“我们都是人，上帝创造了亚当与夏娃后，我们便是他们的后裔……”

“嬷嬷！我也是人吗？”一向最爱表现自己的赵大胜沉不住气，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。

“是啊！每一位小朋友都是人，而且长大之后，大家也

要立志做一个好人!”

赵大胜满意这样的答复，得意洋洋地坐下来。

小朋友互相指着对方，幼稚的眼中是快乐和安心。

想想却大大摇头，忍不住对修女说：“才不是这样的呢！嬷嬷说错了！”

话一出口，修女有些吃惊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：“寻想想，我哪里说错了呢？”

寻想想涨红了小脸蛋，又害羞又神气地说：“我妈妈就不是人！”

修女瞪大了眼睛，小朋友们全自以为聪明无比地哗笑起来，把笑声努力地扩散到修女的耳膜中去。

“我妈妈是仙女！”她更大声地四顾，生气地回击那些拍修女马屁的笑声。

他们听了怎么会笑呢？谁的妈妈有她的妈妈漂亮？她忿怒地、轻蔑地环顾四周。那个最讨厌的赵大胜，谁都知道他妈妈是个大胖子，而每天下课都被妈妈像活宝贝似的接回去的林美云，跟她妈妈一样，丑得要命……哼！

“寻想想丢丢脸！”赵大胜站起来，用食指划着脸，冲她直羞，口齿不清地说，“你妈妈才不是仙女！”

寻想想火了，抡起小拳头就冲了过去。赵大胜一不留神，被她双手推倒，但马上就又跳又叫的，从同时被撞翻的小朋友堆里站了起来，气恼得满脸通红，和她扭打成一团。

“不许打架！”修女赶忙过来排解，“小朋友要和好，怎么可以打架？！”

战事不消两回合，就在人高马大的修女胁下结束。

“寻想想，这是你不对！有话慢慢说，为什么打人呢？”

修女是最讲究和平的，怎可在她面前使用暴力？

赵大胜一听，顿时眉开眼笑，对她得意地扮鬼脸。

寻想想拼命想再冲过去，把他可恶的臭脸打碎，可是修女把她硬生生的抱起来，放在墙角里，被罚坐了十分钟。

当一些小朋友诧异地自她身后走过时，她觉得背上长满了好痛的刺，耳朵中嗡嗡作响，脑里一片空白。那分难堪，那分羞窘，令她恨不得马上死掉才好。

她的喉咙突然热烘烘的，一阵伤心，眼泪就不停地流了出来。

她伤心地哭，并不是因为太窘或是太丢脸，主要的是修女在罚她之前，那句温和的谴责：“你不乖！”

她坐在墙角，不断地流泪，如果不是拼命遏止，她恐怕还会哭出声来呢！

难怪连爸爸妈妈都不喜欢她……

她开始吸鼻子了。

“寻想想说她妈妈是仙女，你们有谁相信？”不知何时，赵大胜跑到她旁边来了。

她没有回头，因为她还在哭。

“我才不信呢！”张玉仁在拍赵大胜的马屁，因为赵大胜每回从家里带糖果来都分他一份。

“我也不信！”陈芸吐吐舌头，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，“仙女是长翅膀的，如果她妈妈是仙女，那她怎么没有？”

“仙女只疼乖孩子，寻想想不是乖孩子，她是说谎大王！”

“唉！她根本是在幻想！”才四岁十个月，却因先天性近视眼，戴着小眼镜，模样活像个老学究似的钱东明挺有见识地说。

寻想想真希望跳上去把他的眼镜摘下来，踩个粉碎，让他像个大瞎子似的找不到路回家；她更希望仙女赶快来救她，把这些臭家伙的烂舌头割掉。

“反正我们谁的妈妈都见过了，就是寻想想的妈妈从没见过学校，她当然可以吹牛啦！”年纪最大，由托儿所而小班而中班而大班一路读上来，混成了老油条的周亚平下了个结论。

“你们胡说！”寻想想怒极，也不顾纵横着满脸的泪水就跳了起来。

可是周亚平实在太强壮了。

寻想想被工友抱上娃娃车送回家时，一路仍大声哭叫着。

她还记得当时阿好从厨房出来替她开了大门，她连鞋子都来不及脱，就噤噤地冲上玄关，跑进客厅。

客厅中空空的，她又跑进父母的卧室，但是谁都不在，空气中只残留着母亲常用的香水那股好闻的气味，她又不死心，去拉开厕所的门，那里，也是空的。

阿好过来拉她的手时，她不哭了。

却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孤单。

那是种无以宣泄的恐怖和寂寞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她突然正视到自己的被遗忘。

而且，连她自己都很残忍地被丢掉了。

那样的害怕，令她毕生难忘。

她抱着树枝的手松了，连眼睛都不必睁开，就把身子谨慎地弯着，歪进树干刚好能盛进她整个身体的角度，用很舒服的姿势躺在那里。

有小鸟在叫。

不知道是什么鸟。

也许是麻雀，也许不是。

小鸟们叽叽叫，叫谁呢？它们也有妈妈爸爸吗？

那股伤心的感觉又来了。

寻想想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鸟，高高地飞到天空上去，永远永远不要再回来。

如果她飞起了，飞得远远的，妈妈大概也不会知道难受吧！她希望妈妈会哭，哭得两个眼睛肿肿的，后悔她的小孩不见了，后悔为什么当想想需要她抱时，不多疼她一点。

想想的心有些酸，她倔强地咬紧嘴唇。

普涓涓还是不要哭的好，她的眼睛比谁都漂亮呢！寻想想希望当她长大后，能够和她一样美丽。

噢！也许她根本无所谓，想想皱皱眉，反正她一定是被抱来的，谁也不会在乎她的……她还是去流浪吧！

她越想就越不是滋味，心中一痛，滑出了热热的眼泪，她也不去抹，反而全心全意沉浸在这种刺痛的悲伤中。

但不要紧，她已经开始有点喜欢这种感觉了。

雾，还在浓重地飘着。

飘在这个五岁小孩的头顶上。

如果太阳再不出来，雾就要飘进她小小的身体中去。

“喂！喂！”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声音在耳朵边轻轻喊着。

寻想想用手遮住眼睛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儿，坐在

两家当中的围墙上，身手灵活的一探身，用手拨开枝叶瞧她，端端正正的脸孔上，是一对充满好奇和关心的大眼睛，又早熟又慧黠的转动着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吸吸鼻子坐起来问。

“我叫小老虎。”小男孩儿高兴地说。

“你姓小吗？”她低声地、怀疑地问。

“当然不是。我姓林，林其平，我爸爸姓林，我姊姊也姓林，她比我大三岁。”小老虎很得意地说，“她很会弹风琴哦！她还有两条很长的辫子。”

寻想想看看他，有些迟疑地说：“我妈妈教我不要跟陌生人随便说话！”

“可是我不是陌生人，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名字了。”小老虎有点不高兴了。

“好吧！”寻想想郑重地想了想，又问，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
“我是你们的新邻居呀！我们来帮亲戚看房子，我爸爸是守平交道的工人，我们昨天才搬来的。你知道屏东吗？我们家就是从那里搬来的。”

“屏东？屏东在哪儿？”寻想想用手擦了擦眼睛。

“屏东在台湾的最南端，你没去过吗？”小老虎不太满意她的无知无识，但马上就很大度地说，“不过你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反正你总有一天会去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我妈妈会不会让我去，她说小孩子不可以乱跑！”她摇摇头。

“她这样说的吗？”小老虎也感到颇为为难，可是过不了一会儿，就安慰她，“你一定会长大的！对不对？等你长大了，

她就不会管你了！”

想想高兴地看着他，觉得他的话真是有道理：“你真聪明！”

“我比你大嘛！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几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老虎像个小大人。

“我姓寻，叫想想。寻是找寻的寻，想想就是思考的意思。”

“你的姓奇怪，名字也奇怪，怎么会叫想想呢？”小老虎认真地问，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傻瓜！名字就是名字嘛！”想想不耐烦了，“讨厌！什么事都要问！”

“不问就不问！”小老虎耸了耸肩膀，“你刚才为什么要哭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去揍他！你看——”他蛮英雄的挺起胸膛，挥动着拳头运将起来，“这叫左勾拳，呀——”他清脆的童音跟着叱咤着，配合得果真虎虎生风，“这一记叫右勾拳。哼！只要不消几下，敌人碰着我非死光不可！”

想想很佩服地看着他，心里却记起那个讨人厌的赵大胜了。

“你们家里有几个人？”小老虎索性也跨坐到树上来。雾在这时候完全散了，散得一丝踪影也找不着。天在婆娑的树影后，好蓝好蓝，蓝得人心都跟着亮了起来。

“嗯！有爸爸、妈妈、我……小老虎，佣人算不算家人？”想想数着手指头，停下来问。

“我家没有佣人，我不知道。唔！大概不算吧！”

“你家有几个人？”

“我爸爸、姊姊和我。”

“你妈妈呢？”寻想想有点奇怪。

“我没有妈妈。”他低下了头，假装抠树的皮。

“乱说！你又不是孙悟空，每个人都有妈妈。”

“真的，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掉了。”小老虎很认真地把小指弯了弯，“我爸爸说她在天堂。”

“你好可怜噢！”想想好同情地说。

“我才不可怜！”小老虎抬起头大声说，“没人管我最高兴。”

“骗人！老师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是根草！”寻想想实事求是。

“我警告你，你再骂人我就不跟你好了。”小老虎皱起了眉，眼里闪动着的是忿怒的光。

“谁希罕跟你玩，臭男生！”想想也火了，“走开，别坐在我家的树上。”

“不坐就不坐！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小老虎很有气概地回到围墙上。

想想板着张小脸，撑住树身就要往下滑。

“你真的生气啦？”小老虎很紧张地拉住她，“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别生气嘛！”

“我就要生气！”想想这下可神了，下巴翘得高高的，爱理不理地噘着嘴。

“拜托啦！”小老虎急得什么似的，“你别生气嘛！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想想的黑眼珠冷冷的，翻了个白卫生丸给他瞧。

“我送你弹珠。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疍仔仙?”

“不希罕!”

“那你要什么?”小老虎泄气了,捉着她手腕的手也松了。

“什么都不要!”她当然还在生气。

“我把我养的五彩神仙送给你好不好?”小老虎咬了咬牙。

“什么叫五彩神仙?”

“是热带鱼,很漂亮的热带鱼!”

想想有一丝丝心动:“好吧!”

“那你要做我的朋友噢!”

“来,勾勾手指头。”

想想伸出手,小老虎不仅勾住了她的小拇指,还轻轻倒旋过来,用力地在大指上盖了个印。

“你跟我做了朋友,这一辈子可就不许反悔的哦!”

“好!”她娇娇的小样子,使得小老虎看得都有些发呆。他以前最讨厌女生的,动不动就哭哭啼啼,一点也不勇敢,可是——

她真好看,对不?简直像童话里面画出来的小公主,比姊姊成天抱来抱去,晚上放在枕上一同睡的布娃娃还好看。

“寻想想——”他吞吞吐吐。

“什么?”她仰头在看一只刚飞过去的蝴蝶,不知道五彩神仙什么样子?是不是像蝴蝶一般鲜艳多姿?

“以后我们结婚好不好?”

想想吓得差点儿没从树上掉下来,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:“你丢丢脸!我才不要跟你结婚呢!”

“我是说等我们都长大了以后。”

“才不!我一辈子都不结婚!”她拼命摇头。

“我不管你要不要结婚，反正以后你不准嫁给别人就是了！”小老虎认真而且严肃地说，“如果你敢跟别人结婚，我会杀掉你！记着，我一定会杀掉你！”

“没什么可担忧的！”寻杰像唱歌似的大声对自己说。

“嗯！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！”他吞吞口水，更大声地再说了一遍，可是，那声音是空洞的，空得不能包容任何东西。

他紧握住方向盘的手，甚至在颤抖。

他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，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，他已经受够了。

是的，他受够了！

对一个像他这样的大男人来说，“拖延”是个最糟糕、最愚蠢的方式。

他要面对现实。

用最大的勇气去认清，去面对现实。

他浪费过太多的日子，现在，这一刻终于到来。

只是，他不知道会这么早到来。

也许，不是太早，而是太晚。但是不管太早或太迟，他已深深厌恶自己多年来的懦弱。

如果他再龟缩着，他就不算是个男人。

他腾出手，给自己点了根香烟。

烦躁而焦虑像烟雾般，自肺中被吐出，然后袅袅上升，飞快地消逝在车窗外的风景中。

但那只是烟雾的假象而已，真正难堪的情绪仍留在他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个细胞里，有如严峻的法官般，数落着他的

无能，耻笑着他的软弱。

他厌恨地把香烟掷向窗外。

此刻，他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
只是，那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家？他非常怀疑；而他更不能马上就肯定的，是以后还要不要以丈夫或父亲的身分，戴着自己可笑的假面具回去。

假面具！

是的！身分证配偶栏上填的，就真的是相亲相爱的妻子吗？户名簿上名正言顺的独生女，就真的是父精母血的宝宝吗？

寻杰的唇边浮起一丝鄙夷的微笑。

他还能冒充呆子多久？多久？

那些细节涓涓而来，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不断提醒他，终于汇聚了挫折感的庞大水库，令他甚至憎恶自己的存在，和无法根拔这份存在的悲伤。

他该怎么做？天！他该怎么做才好？

他曾狂怒地要杀人，但他终究是不会杀人的，他卑鄙到连问一声都不敢向涓涓开口。只有在别的事上向妻子乱挑剔，泄忿，或消极地抗议。

今天，是他这个月来第二次回家。

平常，因为城里的事多，路远……总之，他尽量找理由和涓涓的默契配合，他一个月才尽义务地不得不回去一趟。

家——真的是他精神上的重担与包袱。像枷一样，一个月枷他一次。

寻杰又燃起一根烟，叹了口气。

窗外郊区可爱的风景在流逝，但他无心欣赏，反而重重